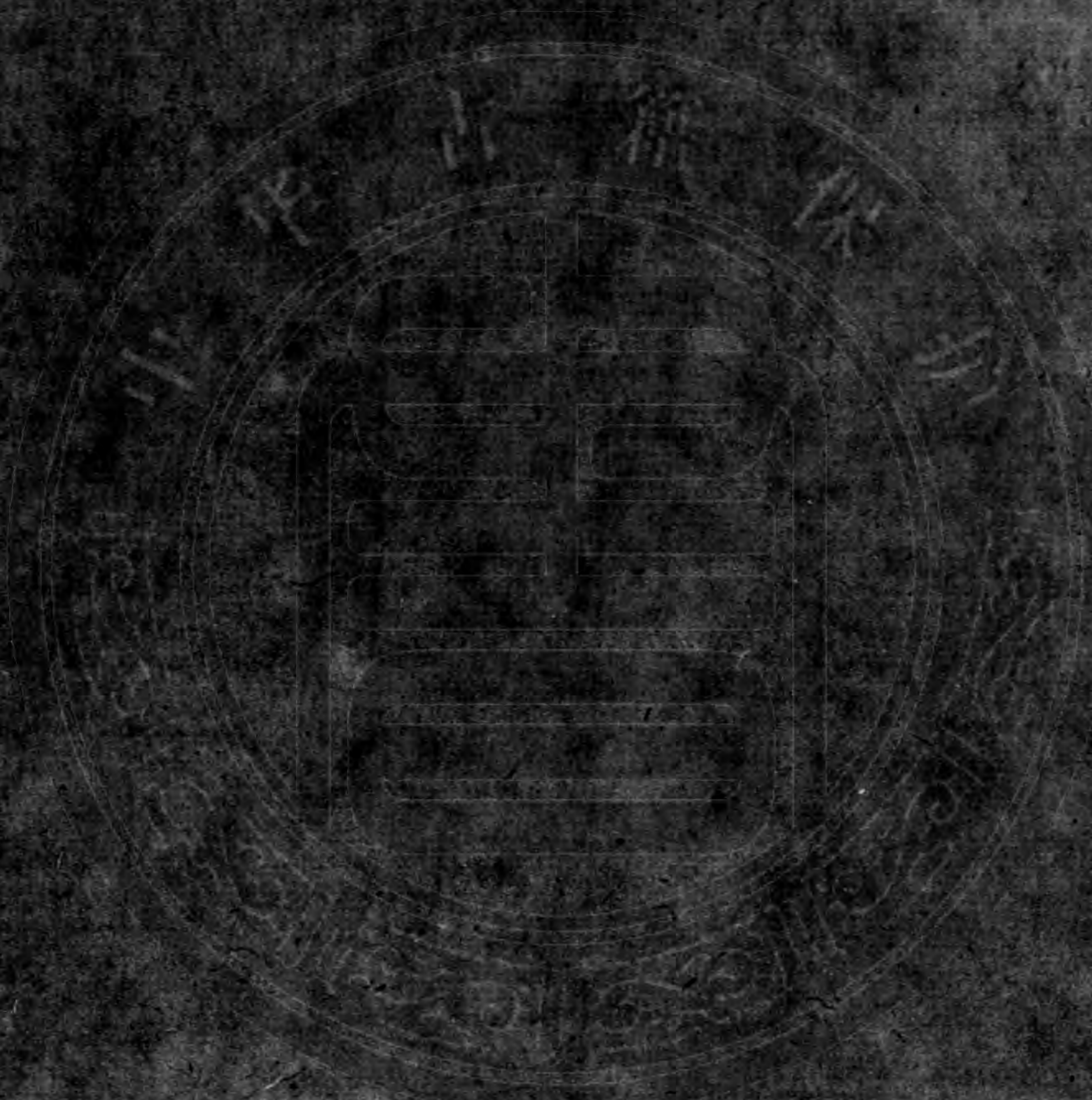


103989

67642

=33



緇衣集傳卷之三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

重訂

親賢章第十四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
失而政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
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
見聖不克繇聖

尊親之情上下一也秉彛交孚達於天德
上以尊賢則下以賢尊其君上以親賢則
下以賢親其君親賢之在天地猶日月之
與風雨也天不信其日月則地不愛其風

雨故遠賢而貴爵天下所以胥遠也易曰
 困于石據于疾藜入其宮不見其妻凶子
 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
 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宋神宗時頗好採外論以決人物富鄭公
 弼上疏曰臣聞陛下始臨御好博採兼聽
 務廣聰明四方鼓舞以為天下情偽得失
 莫逃聖覽太平可立致也然采擇至難得
 其人則告以正道固為有益不得其人則
 專務窺伺徇情阿旨變曲直挾愛憎以至
 陷忠良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
 規取官職小則希取貨賄事至如此則人
 君采聽之至德翻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則
 自古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采聽之際
 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
 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且以君子
 力行仁義惟道是從用則進不用則退小
 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若為正道所用則身不

得進則戚戚不休干谿萬徑鑽刺經營必
 得進而後已既以進身為急則又何道之
 守何善之為哉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
 之夫堯為大聖仲尼比之如天而猶未盡
 知人之道况乎自堯而下者三代以降諸
 侯失國天子失天下乎孫散為皂隸宗社
 廢為丘墟皆用小人以致之繇此觀之小
 人豈當親信者耶臣以為帝王都無職事
 惟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大抵人君
 生殺權在乎手不患人不諂奉患有失莫
 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喜則富貴可得諫
 則逆耳而怒怒則殃禍可致順情而取富
 貴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
 富貴者百則百于則千其有不避殃禍欲
 致主於無過之地者千百人中未有一二
 此惟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
 信之力行無事陛下可高枕臥也

孫覺亦具疏諫曰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陛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此雖陛下廣其聰明欲周知羣下之曲折然臣竊以為為人堯舜所難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盡賢好惡未必盡公就令才識可采未必盡有知人之明問答之際陛下既微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度所喜者飾其賢觀所惡者詆其醜或陛下少加酬對必漏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朋黨臣以為為人主不可不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質明敏而裁鑒不眩者特賜考察參伍其人或不平於失士也富弼孫覺二臣皆明於親所賢不言所賢者矣蓋古者下察及於芻蕘以庸愚裨

神聖所不逮如側陋隱伏幽遐怨咨欲以知其疾苦釋其痼瘵非謂詢事考言與衆共之也至臣下之才品見於職業其學術心事見於居處進退使朝無壅蔽上下清

明則賢否邪正察如黑白何必使君子程能於小人涓曠受題於矇瞽慶歷時又頗有緝訪小人藉以毀逐近臣歐陽修上疏曰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畧聞一二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澗思此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大小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漸達天聽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以惑聖聽况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罪去之後朝廷以積年弊蠹之三司付

與王堯臣仰其辦事臣備見從前任人率
 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
 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
 而下不材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
 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
 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繇展効亦恐忠
 義之士自此解體臣思作詩者雖不知其
 姓名竊慮在廷之臣有各名位與堯臣相類
 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
 不思經國之大計伏惟陛下知爭進於一
 不羨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使天下欣然
 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
 故共喧然務騰護口欲沮沮好人不密察之
 恐終敗事况今三司蠹弊已淡四方匱乏
 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
 展効已被讒言若不生之則陛下今後無
 以忠人臣無繇事主一啓其漸則羣小
 煽惑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賜詔書

戒諭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訐陰私者一
 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必推究其所從來
 重行朝典所貴禁止巧佞保全善人歐陽
 修此疏於古人聽輿諷諭之旨殊科然自世
 風儂薄讒言繁興不親所賢
 而信所賤則必致察於此矣
 至和二年歐陽修又疏言自古有天下者
 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
 主而常至於昏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
 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
 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
 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
 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所
 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爭之爭之不
 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
 怒而堅其自用之意君臣爭勝然後邪佞
 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
 以非為是惟人主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

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臣又
 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併力以
 拒忠臣夫為人主無不昏也是其用心非惡
 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
 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
 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回其自用
 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聰明不惑而萬
 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
 君豈不臣主俱榮樂哉臣聞書載仲虺稱
 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
 成湯之德曰聖人也無過而能改過以
 湯之聰明其所為必不至於繆戾然仲虺
 猶戒其自用則古之聖人亦惟改過不自
 用則得為治君明主矣臣伏見宰相陳執
 中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
 執中遷延尚玷政府陛下不悟宰相非其
 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

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為宰相當繇人主
 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
 過顯惡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求去而
 屈意留之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
 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複
 之執中而其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
 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心本不
 圖至此也繇陛下好疑自用而損耳今陛
 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
 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
 得以乘隙而希陛下之意將曰執中宰相
 不可以乘隙而希陛下之意將曰執中宰相
 事者欲逐執中而引他人陛下下方患言事
 者上忤聖聰樂斯言之將順不察而信之
 所以拒言者益峻而用執中益堅夫以萬
 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
 一聖意必不可迴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
 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

拒忠言此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陛下
 睿知聰明羣臣善惡畢炤不應倒置若此
 直繇言事太切激成陛下之疑陛下豈忍
 因執中以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
 明時耶故曰所賢所賤不在於位而在於
 德則歐陽修是疏之謂也不然則以為疎
 間親賤間貴而已
 又論賈昌朝疏曰臣伏觀近降制書除賈
 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
 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
 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邪善
 為陰謀以諂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
 為其用前在相位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
 來望風畏恐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并進
 於前而聽察之際明主所慎臣以為能知
 聽察之要則不失矣言之要在先察毀譽
 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小人則不害其
 為可用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其人必

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朝危言讜論不阿
 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意為中外稱
 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
 宦官宮妾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
 此之人則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祭此則
 所為昌朝者可知也今陛下之用昌朝與
 大臣執政謀而用之乎與立朝中正之士
 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人謀而用之
 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
 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
 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
 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與立朝中正之士
 謀之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
 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耳陛下用昌
 朝為天下而用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
 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
 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
 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進一言暮

傳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稱薦有漸熟于聖聰雖斷于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繇用非其人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訟獄以此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廷物議如此不敢不畢其愚然如修兩疏則猶未至於親賢也

永和中外李固疏言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王孫圉設西門陳列各臣秦使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取窺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

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
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整
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純等
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
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歸誠悵然惜之
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
大臣備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
副羣望又黃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
惟始隆崇而今更滯光祿大夫周舉才謨
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淡
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其時
大將軍梁商為政亦頗採用其言然以論
於親賢則槩未有與矣
曹魏嘉平元年杜恕疏言伏見尚書郎廉
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坐問又云
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至引罪自奏
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
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

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効歟原其所繇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疎中行而親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可類推騎都尉王才幸樂大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祚以來司隸較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奸宄使中外肅然者耶若陛下以今世無良才大臣難委任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來世之俊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陛下當思所以開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同古人望垂竹帛耳使廉昭者撓亂其間臣恐大臣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非謂大小有罪皆當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召問所陳必達則羣臣能皆從可周知誰敢不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吾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惟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明

以開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同古人望垂竹帛耳使廉昭者撓亂其間臣恐大臣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非謂大小有罪皆當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召問所陳必達則羣臣能皆從可周知誰敢不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吾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惟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明

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陛下既知其不盡力而代其憂其職。知其不能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更惡吏以守寺門實未為得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較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默爾望風希旨。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更制迎客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近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安有通人大材不能為此者。誠顧道理不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所寵病者又何樂於昭等。而不早絕其萌乎。故如杜恕之論。則可以使親不失而教不煩者矣。

熙寧時王安石用事。以天下士夫皆為流俗。神宗信之於故。老遺賢多所擯斥。於是孫覺疏言。臣風聞人論陛下睿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羣臣。羣臣未有以望清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羣臣之心。雖未必然。然臣竊惑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終不借才於異世也。方今人才雖為乏。少陛下欲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真賢大儒。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臯夔稷契。然後為相。太公方召。然後為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以成霸功。譬之創大屨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衡軛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也。昔魏武侯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與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為憂。

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亾王之與亾為道懸殊然所以至此者在自滿與求益之間求益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不可得也自滿不已則天下之過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過不已則天下之善不樂史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典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夫矇瞽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况於朝廷之士乎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或能勝予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兼覽廣聽以察於微隱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皇堂之上者及其見也近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召問賜對之期其或乞至左右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

疎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間則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陛下又或易之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陛下幸改用此道數見以盡其忠切問以觀其意使天下之士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踵矣若以人才皆不足有為而類忽之則臣恐賢者容默苟簡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陛下之隙若是則所失雖近而為禍甚遠也甚矣為人主者之難也採芻蕘之論則疎賤者蠶湧重親貴之說則專擅者橫行兼收博取則濫而無功以知德之貴於位繇孫覺之論可以知賢之宅於公至於詩書所稱求則繇聖本於中心好仁未易言也必若富弼之談以義利邪正別其端以順情逆耳察其後則親不失政不煩矣

續不集傳 卷三 九

慎溺章第十五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
 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
 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
 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
 覆也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
 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

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難終

德易狎而難親也德字
 疑作色字尹吉吉作告

夫三溺者何也天下之溺人皆在於所褻
 也君子敬以立身慎以定慮則視天下皆
 無一易者水之德天下之至易也而人多
 溺焉火嚴而人寡犯之言易出而難追也
 民易使而難服也忠信則慎慎則周周則
 密密則省省則機度不覆而禍孽可息也
 子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以載舟亦以
 覆舟故有狎水之舟則必有狎舟之水矣
 易曰君不密則害成水之乘人於其微密也故智
 者觀於水德思過半矣
 臣嘗覽史傳嘆唐憲宗武宗之賢也委任
 才相削平亂烈不數年而宇內廓然政歸
 朝廷顧惑於方士潰適以終豈所謂閉於

人不開以天者歟凡人主皆天所命以持
元化奠蒼生其延促災豫與天合德稍加
以周慎遠女色謹言語節飲食多歷年所
蓋有之矣而耽戀逸欲自越厥命冀崇高
之長保而卒以顛覆若唐憲武者可嘆也
是皆有鄙心不通於天德故求延反促古
人所謂自作孽者也憲宗初即位勵精圖
治慨然有修攘匡復之志問宰相杜黃裳
以君道黃裳對曰帝王務在擇賢委任求
民之瘼捨已而從之非可暇豫自逸也然
事有綱領當務其遠者次者不務其近者
小者如簿書訟獄百司庶務非人主所宜
親也誠委任責成賞信罰必則誰不盡力
何求不獲哉故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
竭力上疑下詐求理實難上曰善又問天
下計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於方鎮姑息
已甚不生除節鎮俟其物故乃遣中使即
軍中察衆嚮者授之廢置自下綱紀亂矣

陛下必欲振舉綱維宜稍裁以法而後天
下可從理也上深納其言夏綏節度韓全
義敗澠水還不朝歸鎮上以全義無功能
獨附宦者得用勒致仕命李演代將而留
後楊惠琳拒命首伏誅西川節度使韋臯
卒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請節鉞命袁滋代
將而徵闢給事中闢拒命阻兵上欲因授
之諫大夫韋丹疏曰今聽闢則朝廷所治
惟兩京此外詭不思自擅者上善其言即
以丹鎮東川而闢以求領三川不得遂反
杜黃裳言闢書生獨以朝廷力未能討而
倖然狂慝可虜也神策使高崇文有勇畧
任將兵可用願陛下罷中人監軍專委之
闢必受誅於是韋丹亦以東川讓崇文諸
將俱屬遂獲闢送京師誅之捷聞羣臣入
賀上謂黃裳曰卿之功也鎮海節度李錡
請入朝許之已不至相元衡曰陛下初即
位天下屬耳目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何

以令四海乎詔徵錡而錡反錡故苛失士
 心兵馬使張子良等執以來羣臣入賀上
 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于紀甚愧之何
 賀乎於是籍李錡貸浙西百姓今年租上
 常宴語太息於太宗元宗之盛也曰朕不
 佞欲庶幾二祖風烈當何行至此學士絳
 對曰陛下能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
 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
 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賢者與焉簡官之
 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
 則怨曠消將帥擇則士勇用舍公則吏清
 法令信則下順教化篤則俗遷如是則與
 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上曰美
 哉斯言朕當書紳因語絳等曰脫事有未
 當即十論列毋憚毋以一二疏苟且塞責
 也因令撰次古君臣成敗五十種屏張殿
 坐又命諫官隨三品以上入議政參得失
 宴處與游庶官於延英召得以次進對百

官復正牙奏事學士諫官或數日無陳論
 上輒曰豈無事可言耶將朕不能受盡言
 耶何默默耶或累日不召對學士絳輒言
 臣等飽食安坐無獻替自為計得矣如國
 事何嘗盛夏御延英日盱暑甚汗透御衣
 宰相憶帝倦請少休上曰徐之朕退人禁
 中所對惟宦官人殊惡得久與卿等談理
 道不厭也於是延英論政率晝漏下五六
 刻方退以為常上以山南東及江淮荆湖
 饑遣使賑撫召使者面命曰朕宮中用一
 疋帛皆籍記不敢妄惟賑百姓念不敢惜
 費歲旱欲降詔賑撫以問諸學士絳居易
 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祖賦欲諸道止厚
 歛無如絕貢獻官人數廣宜簡出南方掠
 良人為奴婢宜禁於是詔釋繫囚蠲租稅
 出宮人紀進奉禁掠賣省飛龍廐馬制下
 而天大雨上嘗謂宰相曰日淮浙諸道屢
 言歲災近有御史來自淮謂災而不害豈

言災者妄市恩耶何舛也李絳對曰臣讀
 淮浙諸道所奏狀言水旱人未嘗不自
 危恐朝廷以政治無狀譴之豈願以無災
 稱災者獨御史欲從諛求媚耳願得其人
 致之法上曰卿言是也為國以郵人為本
 聞災旱當亟拯救可復致疑乎命速蠲租
 山南西節度及浙西觀察違赦令進奉中
 丞盧坦劾奏之上召褒慰曰言之善第朕
 業釋之欲全信坦曰不可夫赦令陛下之
 大信也業宣布海內違詔進奉而釋之何
 謂信獨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乃詔所進
 歸於有司時田季安擅魏博王武俊子士
 真擅成德李納子承宗請後上欲革河北世
 幽州士真歿子承宗請後上欲革河北世
 襲之弊議除帥不從則致師相裴瑄諫曰
 武俊納本皆犴狡跋扈不恭而武俊嘗有
 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予奪違
 道彼必不厭不如姑許之上曰今日劉濟田

季安皆病且物故令皆如成德請後天下
 當何時定乎絳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
 於反掌故爭獻畫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
 成功之易而信之竊以河北之勢異於二
 方西川浙西皆非素反側之地其四隣皆
 國家臂指之臣闕錡獨狂謀故一舉而克
 河北之勢則不然其吏士百姓各懷累代
 煦暱之恩而隣道各思擅士遺其子孫萬
 一相連兵禍衡起憂患可勝道哉太平非
 可驟致貞元初事可鑒也且言吳少誠病
 必不羣淮西命帥今正其時不則可議征
 伐倘恒冀連兵而蔡州有豐則恩威兩廢
 矣上終快相學而宦者吐突承瓘從青宮得
 幸嬖欲奪相學而宦者吐突承瓘從青宮得
 承瓘為神策河中道征討處置使甚矣
 人之易溺也憲宗之明而溺志於承瓘
 請自將時宗正少卿李拭上書言承瓘信
 臣可任上以狀示諸學士曰此奸人可畏

卿等識之謹母令異日得進然卒不自克
 而任之也學士白居易諫曰征伐當責成
 將帥近中使監軍已非令典又奈何徵天
 下兵付中使專領乎夫神策不置行營節
 度則承瓘乃制將又克諸軍招討則都統
 也此古今所未有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
 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始平竊恐後代傳
 云中官為制將都統自今始平竊恐後代傳
 之快望而功不立也時廷臣交言其不可
 上不得已削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
 而遣之既而承瓘果敗諸將逗畱不進承
 瓘又為昭義列較盧從史求起復願以澤
 潞自劾及從史叛承瓘身重肩殺從史承
 瓘又為重亂求昭義軍學士絳曰不可昭
 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幽恒諸鎮惟恃
 此制之誠國之寶地也昨為盧從史所據
 朝廷肝食業不得已為誘執之計矣今又
 以承瓘命重亂為雷後則綱紀大紊較

其利害曾不如使從史之為得也從史雖
 蓄奸謀然已經授制重亂一列校耳獨以
 承瓘牒代之河南北諸藩必恥與為伍又
 謂承瓘誘重亂使逐帥而代其位萬一罪
 狀顯著承瓘連表請命其何以待之不聽
 則眾怒難犯聽則朝廷之威令去矣上乃
 以重亂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孟元陽帥
 昭義於此是斐垣李絳交章論承瓘上不得
 已罷承瓘為軍器監使及魏博帥田季安
 卒子懷諫請後上獨與宰相謀之李絳以
 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問何也
 絳曰臣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隸
 諸將不專一力人誠恐其權任重而謀已
 也諸將將勢均敵莫能相尚廣連則眾心
 不一獨起則兵少力微而方鎮又懷重賞
 峻刑一將之故能制諸將之歿命今懷諫
 臭子不能自聽斷權當必有所歸眾不心
 服怨怒將起田氏不為屠肆且為俘囚何

煩大兵哉必有自列校起而代帥者隣道
 惡之倚朝廷之命以自全願陛下嚴勅諸
 道按兵善養威以需後而魏博之自歸可待
 也上曰兵善既而懷諫幼事決於家僮諸將
 士果擁兵馬使田興環拜請為後與申版
 籍封府庫以待命事聞上亟召絳曰卿揣
 魏博如符契矣今當何如李吉甫請遣中
 使宣慰以觀變絳曰不可田興不貪土地
 之利不顧四隣之患以六州自歸陛下當
 推心撫結竦兩河觀聽用堅嚮順之心若
 待敕使持將士表而來則廢置在將士不
 在朝廷即昇之而不恩矣上曰善既退朝內
 樞密梁守謙又主吉甫宣慰之議絳聞之
 驚獨請對言今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
 緩之即後事乞明旦降白麻除與節使則
 猶可及也上曰除畱後何如絳曰與恭順
 如此非恩出次無以慰其心魏博不露
 皇化五十年一日舉六州來歸剗河朔

腹心非重賞無所慰願即授與節而發內
 庫錢百萬下萬犒其軍則四隣畢勸而兩
 河震恐麾下為疑絳曰錢盡更來幾事一
 發何可追也借令國家發十五萬兵取六
 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
 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聚貨財者
 為平定四方計也然貯府藏何為於是
 除與節使遣裴度宣慰之感恩流涕士
 卒懽呼鼓舞成德袞鄆使數輩見之相顧
 失色嘆曰屈強者果何益乎向使聽吉甫
 之言再溺於梁守謙則魏博之亂滋不可
 弭也既而絳以足疾罷吐突承璀又召還
 彰義節度吳少陽歿子元濟反朝廷討之
 不利諸鎮請赦元濟不許而李師道遣人
 刺殺相武元衡擊傷中丞裴度天子為發
 憤相度討蔡旣數年師久因敝相李逢吉
 懇請罷兵裴度乃自請督師不數月而擒

元濟平淮西諸方鎮跋扈者皆表請納質
 獻地而李師道亦為劉悟所殺天子浸浸
 興土木事聚歛用朋黨驅斥賢士卒服柳
 泌藥躁怒易性以受其不祥則吐突承瓘
 之孽也武宗在潛邸時悒悒於文宗之與悞也又
 自憲穆敬文來世有瑞禍思維毗於相臣
 而淡鄙復珏之傾巧聞李德裕才心重之
 也於是召德裕德裕既相首言人主之職
 在辨羣臣之邪正邪正勢不相容正人既
 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如松栢挺特
 難然臣竊以為無難也正人如松栢挺特
 自立無依附邪人如藤羅非附他物不能
 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
 夫國之有黨國之大患也先帝深知朋黨
 之禍而有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繇執心不
 定故姦邪乘間而入太宗元宗德憲二宗
 皆聖明盛時其始委任賢相故君子得盡

其心久則小人進道黨與眩視聽治亦
 浸淫不逮於往至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
 裴延齡輩宰相獨署勅克位此永鑑也夫
 輔相有欺罔不忠者宜即罷退忠而材者
 屬任之令政事常在書天下何憂不治
 上淡然之已上從容言或稱孔子其徒三
 千亦黨也信乎德裕曰此小人熒惑之言
 不可聽也臣嘗謂共鯀舜禹不為黨何也共
 堯朝共鯀以邪心相比周為黨賢人君子忠
 鯀驩以邪心相比周為黨賢人君子忠
 於國則同心勇於義則同力退而各行其
 志交不以私豈謂黨哉周衰四豪各有客
 三千背公歿黨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
 徒用仁義相切磨羣而不黨議者欲以比
 之妄矣上亦淡然之已上又言文宗時令
 諫官言事毋著名如匿名書非體也德裕
 曰臣在中書時猶不爾其後李訓鄭注教
 先帝以術御下實始此風人主但當推誠

任人有欺罔者無赦豈必挾詐哉是時天子側席待德裕德裕亦以經畧天下自許又才智足任言無不從上數出畋暮夜乃還德裕言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朝日入而息傳言君就示法戒願節畋遊以承天意上從之初知樞密劉宏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心恨之及上之立非宰相及二人意士良乃譖二人處又遣中使追故相嗣復瑗於貶所即誅之戶部尚書杜棕聞之驚曰天子新即位此事豈宜手滑奔告德裕德裕與同列上奏言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冤歎兩河不臣者得以為口實後德宗悔至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蕃邸謫竄至死既乃崩為出涕嗣復等有罪先即訊俟罪狀著白後誅之未晚今遽遣中使即誅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得召見流涕諫上命坐

者三伏不起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歿而眾以為冤上乃曰朕特為卿等釋德裕即趨下階舞蹈謝於是遣還使而嗣復等再貶仇士良於是心憾德裕也及上受尊號肆赦士良乃揚言於眾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芻粟衣糧矣兒曹蓋往訴蓋欲激禁上怒立宣諭兩軍無此聞之即詣闕訴上安聞當歿乃得罷而任議士良慙謝老奴德裕極壯也是時盧龍相益專蓋幾溺賴德裕極壯也是時盧龍澤潞河東連作亂回紇入塞內伺邊天下勤於兵德裕以比年出師敗相繼者其弊有三詔令下軍中日三四而宰相不預聞失政本一諸監軍各以意指揮軍士將不得專軍師無統二軍各宦者為監其牙隊皆選卒而在陣者顧不任戰每戰監軍秉信旗直馬高處環牙與樞密使約監軍不先走陣從以潰三乃與樞密使約監軍不

得與軍政每隊卒聽取一人自衛有功隨
 例頒賞其詔令非中書進無自中出號令
 嚴明故所向有功始盧龍軍亂殺節度史
 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畱務上以問德裕
 對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方易帥時衆心
 何能無觀望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
 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變矣請置之勿遣使
 以觀其變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
 立節亦置不問雄武軍使張求武遣使上
 書請擊絳自効使者言泰絳本游客羈人
 人心不附仲武故幽州將性忠義通書習
 事為士心所歸計軍中今已逐絳矣問雄
 武卒幾何曰軍士團合千餘德裕曰恨少
 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不在衆多幽州糧
 餉俱在媯及七鎮令獨入據居庸關絕其
 餉道自定矣德裕喜乃疏請仲武知幽州
 畱事而仲武克幽州已澤潞劉從諫卒弟
 于積不發喪請後朝議以回鶻未滅討澤

路國力不支德裕教然曰澤潞事體與河
 朔三鎮異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累
 朝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
 義破朱滔擒盧從史皆其功異時無論用
 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
 許承襲其後敬宗不卹國時相無遠謀劉
 悟歿因循以授從諫至跋扈難制今垂歿
 復以兵付孺子朝廷從而授之則四方視
 効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幽州初定必不與
 之交通但得鎮魏不旁撓其間則積成禽
 矣若遣重臣諭鎮魏以河朔自艱來許其
 承襲於澤潞異今朝廷加兵澤潞不欲更
 出禁軍獨委之兩鎮能顯立功効自澤垂
 後昆勿聽游談者言為子孫謀存輔車自
 貽禍也且徧諭將士以賊平受賞狀羣臣
 交諫上曰吾與德裕共之保無他於命
 諸鎮會討之成德王元達魏博何宏敬盧

龍張仲武道迎制使控馬甚恭自兵興以來未有也先時河北諸鎮有自請後者朝廷先遣使祭弔次冊贈次宣慰稽半歲以叛將得繕完自備至是即下詔致討威以大振又河朔用兵利仰度支出境遷延或陰與賊通解一縣拔一柵以為功德裕請宣旨令元達取邢宏敬取洛茂元取澤彦佐沔取潞期在平定毋取縣柵為口實於是劉稹日蹙願舉族歸命會河東戍卒索賞不足遂稱亂與稹通朝議洵洵請罷師德裕言太原素號忠順獨緣賞薄為賊所交煽而然且反者千五百人何遽憚也詔使相石赴太原召兵已亂遣中使馬元贄往宣諭且覘之元贄受反者楊弁賂還於眾中大言曰相公須早與弁節矣不者亂昌德裕問狀元贄曰自牙門至柵子十五里曳地明光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王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卒走榆社庫中

甲在行營弁何繇得之元贄曰太原勁悍人可為兵弁召募得之德裕曰召募須有財李相正以欠庫士絹一疋召亂弁何從得財元贄辭德裕曰縱其有五里明光甲必滅此賊急進討而河東平嗚呼凡世之規賊者多如此矣規賊則其權在賊廟算定而後其勝可握也既而邢洛滋三州以力屈詣元達宏敬降德裕曰昭義根本在山東三州降上黨不日且變矣上曰郭誼其無乃梟劉稹自贖乎德裕曰誠如聖諭上曰即如是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往諸道討逆所得州輒自予余邢降元達磁洛降宏敬脫請之難於可否矣請先以給事中盧宏正為三州畱後成命下則二鎮無辭於是盧鈞為昭義帥乘驛赴鎮而宏正領三州無何稹將誼果殺稹及其族姓函首降上曰今何以處誼德裕曰劉正駿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謀及力屈又賣

正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於是誅誼詔
 給復昭義五州一年籍兵還農悉罷諸橫
 稅而澤潞平於是國威幾振德裕從容謂
 上曰昔曹操破袁紹於官渡止不追曰所
 獲已侈求多傷威養繇基射楊葉百步外
 百中觀者教曰不如息也弓少撥者前功
 棄矣今陛下征伐無不得此亦養威少息
 之時也天子善其言當時中外諸臣無有
 能間德裕者故會昌之政六七年間君相
 相為終始及上惑志於神仙方士趙歸真
 得幸德裕諫曰歸真以詭術出入禁中為
 敬宗朝罪人不可近上曰朕爾時亦識是
 人眾稱趙鍊師豈足淡過哉朕宮中屏殿
 伎絕飲宴時聆道論滌煩耳至政務必卿
 等平章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
 見利則趨旬日間歸真之門車轍滿矣歸
 真亦以物論求退薦羅浮道士鄧元起衡
 止道士劉元靖合金丹服之而卒以不驗

或稱德裕亦服諸方士丹則是君相同滿
 雖正色危嚴無益也二君皆賢主去唐室
 之穢介然於柔勇他如元肅二宗惑溺於
 武惠妃張良娣至使父子相尋淪覆不已
 何足道乎惑溺起羞作孽可為鑑戒者諸
 凡唐室之惑溺起羞作孽可為鑑戒者諸
 宗極多而莫詳於德宗之世當貞元間張
 延賞為相得罪皇太子又與李叔明為怨
 恐太子與叔明中事發而太子妃蕭部國
 叔明子昇有私事發而太子妃蕭部國
 也延賞因藉以聞兩傾之又遣人告太子
 與部國為昇禱上怒甚切責太子召李泌
 謂曰歸王近已長孝友而溫仁泌曰陛下
 何為舍子而念臣大歷初陛下言昭靖諸
 舒王為侄者必曰臣得知今陛下所生子
 子疑之何有於臣得知今陛下所生子
 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不對

曲從異日陛下悔之必且殺臣寃及臣子
 雖以任為嗣臣何得歆其祀因嗚咽流涕
 上亦泣曰業如此且奈何泌曰此大事願
 慎思之且陛下獨不記建寧事乎上曰建
 寧叔誠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
 昔以建寧之故因辭官誓不近天子左右
 不幸今日復睹茲事先帝自建寧之歿常
 懷憂懼臣為肅宗誦黃臺瓜辭防讒構之
 端而先帝乃安上意色稍和乃曰貞觀開
 元皆有故事泌曰貞觀時事狀顯著猶以
 此并廢魏王泰至開元之末海內寃憤此
 百代當戒又可法乎太子嘗居少陽院在
 寢殿之側未嘗一接外事安得有異謀彼
 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衷甲之事尚
 不足信况以妻母為累乎陛下幸以語臣
 彛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聞此已就
 舒王定策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
 泌即抽笏頓首泣對曰如此臣知陛下父

子慈孝如初矣但陛下還宮當審密勿露
 意於左右露之則彼此皆欲樹功事幾危
 矣上頷之曰已喻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
 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太子仁
 孝無他也泌乃拜賀以是請老故如李泌
 可謂知慎於口者矣惜乎建寧之禍泌之
 過慎未有
 所白也

體全章第十六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
 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心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亾詩云管吾有先
 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

誰能重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牙曰夏日
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詩小雅節南山有誰秉國成三句缺能字書君
牙夏暑雨缺日字今引書以怨為句則似云咨
冬祈寒也當依
今本補定咨字

易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何謂也山
於地其體一也地厚則山隆地崇則山峻
剝地以為山其山不尊故曰厚者高之基
也下者上之宅也託山於地託身於床其
下滋厚則其上滋安故曰牀辨四曰狀
膚言其漸親於身也雖然不若心與體之
親也心之與體一之而不可貳也其體用
同則其動靜同動靜同則其敬肆同敬肆
同則其苦樂休戚同然而心為其主矣瓜
髮皮膚皆體也則亦皆心傷其心而瓜髮

皮膜皆瘁故傷其爪髮皮膚而心亦皆痛
矣故古之喻君民者則未有親切於此也
五官股肱以為大臣腑臟腸胃以為內寵
內寵失序則五官負墜剝之六五曰貫魚
以宮人寵无不利宮府之親其義一也聖
人之治天下皆如宮人則其愛瓜髮皆猶
之腑臟也然則剝之六三剝之无咎何也
曰是或可剝者也在此上下之際而不中猶
之弊民也天下有弊民無弊體夫亦取其
无咎而已矣无咎則莊莊則肅肅則安安
則存存則不存則存存則存存則存存則存

百姓之所傷心者惟財也漢成帝後邊功
始急聚財然其時君相皆稽古遠於經義
如元狩元年夏詔曰朕聞君者心也民猶
支體支體傷則心憊但日者淮南衡山修
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休於邪說而造篡
弑此朕之不德也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

為虐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
 田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
 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
 使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
 者力田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及鰥寡孤
 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是
 其意實出於此也自伐胡通西南夷鑿河
 諸工役并興而大司農水衡不給為武功
 爵更弊佐之猶不給而東郭咸陽言煮鹽
 孔僅言鐵冶楊可主告緡上式主均輸於
 是峻法嚴刑用矣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也皆空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
 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
 牢盆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
 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又除故鹽鐵
 家富者為吏諸公卿乃言郡國數被災民
 不齊出於農畝商賈滋眾異時筭輶車賈

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未作賈
 貨居邑稽諸物及商趨利者雖無市籍各
 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
 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儿者三老
 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
 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
 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
 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
 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時河南人一式上
 書願輸家之半以助邊不報及歸則持錢
 二十萬予河南守給徒民乃召拜左庶長
 賜田十頃以風百姓天子既下緡錢令而
 尊卜式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悉
 禁郡國無鑄錢獨上林三官專鑄錢而令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
 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盜鑄者計費
 不相當鑄錢益少於是楊可告緡錢通天
 下既以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

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價貴或
 疆令民賣買之又船有筭而商少物愈賤
 因頗以為言上繇是不悅明年貶式為太
 子太傅而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
 堯天下鹽鑄乃言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請置
 大農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市郡國往往
 縣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轉販為賦
 而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
 貨物與郎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大賈
 無所牟大利反於本萬物不得騰湧抑使
 平名曰平準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
 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
 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
 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
 太倉甘泉皆滿均輸帛至餘五百萬匹稱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宏羊爵左
 庶長黃金再百斤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

上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
 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
 至天漢中海內益虛耗法刺澣告緡均輸
 益急泰山瑯琊羣盜並起攻城邑取庫兵
 釋死罪至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
 上使御史中丞丞丞上史督之弗能禁乃使
 允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
 與擊所至得斬二千石以下郡誅殺多至
 萬餘人數年乃頗得其渠帥率阻山川往
 往復聚無可奈何乃作沱命法曰盜起不
 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
 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
 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
 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故賦歛之與刑法刑
 罰之與盜賊三者相為終始也故言武帝
 時政不至於亡秦者幾希矣賴漢德醇淡
 又多以文章緣飾之
 故民罷而不亂焉

唐元宗時以國費後靡亦寢言利則有宇
 文融楊慎矜韋堅王鉷楊釗之流開元九
 年宇文融為監察御史始倡言天下戶口
 逃移巧偽甚眾乃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
 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
 所欲過期不首即加簡括適徙邊州公私
 敢容庇者抵罪即以融為簡括使融又奏
 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
 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然使者競為刺急
 州縣承風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疏白
 其狀貶盈州尉既又以融為御史中丞乘
 傳行天下諸州事大小咸先上勸農使後
 申中書時上欲攘四急於用度所賞資
 蕃將及上馬不貲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
 得客戶八十萬田稱是歲終增緝錢數百
 萬悉輸入宮繇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未
 便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以下
 皆畏融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議以

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稅使民困
 弊所得不償所失融怒遂出瑒為華州刺
 史既又與崔隱甫比而逐張說遂得入中
 書已贓罪發以貶苑楊慎矜者楊崇禮之
 子也崇禮以理財稱名卿慎矜習於言利
 諸州輸布帛有汚敝者發還本州徵拆則
 自慎矜始也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
 及楊慎矜得奉而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
 進韋堅者太子妃兄為江淮租庸等使歲
 增貨巨萬上以為能於是引滄水抵苑東
 望春樓為潭以聚江淮運船通漕渠自江
 淮至京師役夫徒無筭民間愁怨天寶二
 年乃成上幸望春樓新潭堅以新船數百
 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瑒貨陝尉崔成甫看
 錦半臂缺勝祿衫而揚之紅袍首居煎船
 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
 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
 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乃加堅左散騎

常侍褒賞諸僚屬吏卒名其潭曰廣運而
 王拱為戶口色役使時邊將耻敗士卒苑
 者皆不除籍王拱以有籍無人皆為避課
 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
 民無所訴上在位久嬖倖多後宮賞賜無
 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共知上指歲貢
 額外錢帛百億萬皆貯內庫以供宴賞曰
 此不出於租庸調無煩經費上以拱為能
 富國益厚遇之楊釗賢妃之從祖兄也不
 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往來元琰
 家元炎貴妃父也劍南節使章仇兼瓊引
 為奧援以善樗蒲得供奉專管樗蒲文簿
 鉤較精密上常賞歎以為好度支郎一歲
 中領十五餘使是時州縣殷富楊釗奏請
 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變布帛
 輸京師屢言帑藏充物古今罕儔故上引
 百官觀左藏賜釗紫衣金魚并賜羣臣帛
 有差上以國用豐衍視金帛如糞壤賞賜

賚寵之家無有限極貴妃三姊及二兄
 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迎承峻於制勅四
 方賂遺輻奏其門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
 百孫院婚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璉使請
 無不如意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
 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
 萬既成見勝已者輒毀更為之仲姊號國
 尤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撤去
 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隙地十畝而已
 中堂既成召工巧漫約錢二百萬復求賞
 號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猶為所啗及安
 祿山破潼關楊國忠唱率蜀之策上御勤
 政樓制云親征聞者皆不信乃託言劍南
 節度使潁王璠將赴鎮令本道設儲侍是
 日上移仗北內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
 禮賞六軍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
 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
 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

秋門諸妃主皇孫在外者皆委之去中外
 擾攘不知所之郡縣丞令皆逃去中使徵
 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
 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麥豆
 相雜皇孫輩爭以手掬之須臾而盡上為
 掩泣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
 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徃
 徃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臣猶記宋璟為相
 數進直言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
 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
 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
 久矣事不至此臣何繇得睹陛下之面乎
 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翼日至馬嵬乃有陳元禮之既既而都城
 傾覆朝廟腥膻歷年乃復則聚財之始既
 也聚財則侈侈則淫淫則蕩則流離顛沛
 從之矣節南山之刺也
 師尹其義亦如此也

宋神宗既用王安石變法諸大臣名哲往
 往廢逐而行事瑣屑日益不効六年華山
 崩自秋七月不雨至七年四月上憂形于
 色嗟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
 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能免陛下即位
 以來繁年豐稔今旱暵已久但當修人事
 以應之上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未
 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
 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
 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
 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上為不樂而罷會
 光州司法叅軍鄭俠與安石有舊秋滿入
 京安石問以所聞俠言青苗免役保甲市
 易及邊鄙用兵諸各未便安石不答至是
 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
 扶攜塞道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身被
 鎖械而負尾揭木賣以償官索索不絕乃
 繪為圖及陳時政之失詣閣門不納遂稱

秘急發馬遞上之略言陛下南征北伐皆有捷勝之圖來上未有一人以天下困苦遷徙流頓父母妻子不相保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上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翼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罷凡十有八事民間驩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冀日輔臣入賀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繇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上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

之言罷廢始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蠲罷甚矣天子之難悟也九閣萬里恨不睹百姓情狀牽有一日開霽如親見之而一二姦人簧鼓扇惑輒復中眩不能自持其所繇來不能知人不能愛人而一意於行法之故也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瑛間語上曰祖宗法度不安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上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眾欲保全之不若斲出之於外上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上第岐王顯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上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顯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上曰安石亂天下奈何上始不安安石亦以鄭俠疏力求去先是呂嘉問提舉市

易屢以羨課受賞上聞其擾民以語王安
 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上
 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
 大傷國體安石力辨至譏帝為叢脞不知
 帝王大略上曰即如是士夫何故以為不
 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折及會布
 論嘉問多收息干賞狹官府為兼弁之事
 上心直之乃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
 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
 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
 其制布見上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
 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
 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
 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
 有也嘉問又稱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
 上顧之及安石去嘉問持之泣安石曰無
 憂吾屬韓絳呂惠卿矣及惠卿用事乃與
 其弟和卿劄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

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
 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
 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克賞豫
 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
 價刻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見一縣之物產
 錢數乃叅會一縣之役錢本額而定所當
 輸詔從之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
 至於雞豚亦遍抄之民不聊生然始行法
 時猶別災傷五分以上者免既而荆湖訪
 察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
 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
 凶張弛從之而民乃益困矣初安石議變
 法恐士大夫爭之乃議盡增天下歲錢上
 未之許而三司所上增吏祿至緡錢百十
 一萬有奇咸謂吏祿厚則官不貪然良吏
 實難賅取如故乃令括天下財用出入之
 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於是韓絳為提
 舉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

房園之數租額年課及諸路出入錢穀之
 數一比較輸而舉朝公卿無一不以財用
 為務者方安石用事時安國方為西京國
 子教授至是秩滿入京上以安石故特召
 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來
 未有也上曰但恨其才不能更法立制耳
 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與宮定變故
 于俄頃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
 臣有節專務以能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
 致刑措則加於有才者一等矣上曰王猛
 作符堅以蕞爾國而合必行今朕以天下
 之大不能使人信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
 殺人致秦祚不世今刺薄小人必有以是
 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民豈
 有不從者乎上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
 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大急耳上不說繇
 是止授崇文院較書尋改秘閣較理既而
 安石與惠卿交怨惠卿欲傾安石而韓絳

欲以安石制惠卿於是安石再召而惠卿
 出知陳州秋七月彗星出軫上以災異數
 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
 未協于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遂差
 出知扶溝縣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
 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位二
 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
 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禱竈言
 火而驗欲禳之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禱竈
 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西宮以此為
 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上曰聞民間
 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
 此無庸卹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
 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上慰勉起之
 遂罷手實法已帝亦漸歎安石所為再出
 不二年罷然邊釁開而民財竭又割河東
 地界契丹終不可復羣小祖述其事卒以
 覆宋是皆不卹民之故也

崇寧而後蔡京用事導上於佚樂因以竊
 權自恣其父子兄弟第网利相傾花石綱之
 役始於朱勔父冲為京營僧寺既稍入
 內以花石惑上遂置應奉局于蘇州以勔
 總其事取內帑如揆囊動以數十百萬計
 於是搜剔巖藪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
 堪翫者率指為御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即
 被大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其鏵山
 輦石程督慘刺雖在江湖不測之淵必自
 計取之所在倚勢橫暴百出邪人穢客奔
 走勔門自直秘閣至殿學士皆應手可得
 京又以宮室媚上於拱宸門外作延福宮
 遣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訴藍從熈分任
 之少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各為制
 度不務沿襲上自為文記之又四方應
 奉送至都下因內侍以進大率靈璧太湖
 慈谿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
 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

文竹四川佳果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
 郭而至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狗馬之奉
 所尚者山林閒物乃人所棄但有司奉行
 之過因以致擾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命
 內侍鄧文誥領之稍定諸貢獻不許妄進
 然其擾害如故也宣和三年童貫至吳見
 民困花石之擾貫遂命其僚董耘作手詔
 罪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
 併木石彩色等場務蓋上初以東南供奉
 事付童貫又值有方臘之亂上曰如有急
 即以御筆行之故貫即自作詔書亦異事
 也上亦以是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
 及方臘既平王黼又言于上曰士大夫懷
 姦弗悛抑損應奉妄為譏謗宜特置應奉
 一司臣專領之以杜姦謀於是復諸綱運
 發漕輓之卒輦輸不絕仍令梁師成總領
 於內自是四方珍異皆歸二人
 之家入尚方者纔十之三四

宣和四年冬築萬歲山成名曰艮嶽山周
 十餘里池亭軒館皆窮極巧麗初朱勔於
 太湖取石廣高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
 鑿城斷橋毀堰拆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
 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其上又作絳
 霄樓勢極高峻峙于其下其後內侍興築
 不止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
 不可勝紀又以金芝產千萬壽峰更名壽
 嶽巨璫爭出新意取珍禽充斥其中有市
 人薛翁者叅擾之日益以狎一日上幸是
 山清道鳴蹕而羣翔者數萬上顧大喜魯
 不三年而上如青城宮室榛圯上下荒墟
 遂成異域嗚呼可嘆也夫

壹類章第十七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

庶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
 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
 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諸本言有物上有子

曰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
 有恒象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矣天下則猶
 之家家家則猶之身也身不正言不信則其
 家人婦子不得而信之故君子之學問被
 於天下而其義行信於妻子學問從博所
 以為通也義行從一所以為精也博則以
 為人師精則以為人君家之有嚴君心之
 有嚴師二者天下之至一也其所以一者

何也正也正而後質質而後略略而後其體要可得也是則以上馭下之道也而曰可以事上者君子之所以事親大人之所以事天則率繇此也范鎮字景仁當宋仁宗時上春秋高而儲嗣未定鎮嘗請拔近屬之賢者繫人心執政謂之曰今間言入矣為之難少安之鎮曰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流涕面陳者三章十九上待命百餘口鬢髮盡白及神宗時知通進銀臺司數封還詔制議新法與王安石不合石疏求去最後言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而大臣用殘民之術王安石持其章為手顛也及去蘇軾慰賀曰公身雖退名益章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上也天下被其害而吾享其名獨何心哉鎮恭儉

慎默口不言人過至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雖萬乘無屈也學術本六經口不道申韓佛老之說間居無賓客終日危坐日未嘗却顧尤篤於行義兄鑑客苑隴城聞有遺腹子徒步往東西川求二年乃得之舊游落魄者皆養其妻子終身與司馬允相得驩甚自謂莫逆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劉摯字莘老宋神宗時為御史入見上迎勞問卿故嘗從安石學乎安石數稱卿器識也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實不識安石會新法行東明民擊登聞鼓訴助役之弊提刑以知縣賈蕃不隕遏摯逮之摯曰是欲錮天下之口也且陳率錢助役有五難十害安石怒劾其欺誕懷向背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力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耶因言向背之義謂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安石

心憚之也嘗於上煎論人才難性忠實而
 才識兼長者上也才不足而忠實有守者
 次之有才難保借以集事又次之懷邪觀
 望隨時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下矣摯通
 達明銳不為威怵利誘自登仕至輔相一
 意孤立不受干謁卒以讒去困於瘴鄉摯
 教人皆先行實而後文藝嘗曰士當以器
 識為先一號為文人斯無足觀其自立如
 此蘇頌字子容當神宗時知審刑院言巡
 簡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
 不為盜者縣令耳請以盜賊多寡為縣令
 殿最時天子忿國積弱銳意富強頌言人
 主不可一有所好一有所好則下皆逢之
 故好征戰則孫吳之徒用好刑名則張杜
 之徒從進好聚斂則桑孔之徒出惟持盈戒
 傾體之以無為則天下治矣使契丹還上
 問彼中情狀頌對曰彼講和日又竊典章
 禮樂維持其間願勿以為圖又云昔漢武

四征王庭而匈奴不服至宣元之代稽晉
 稱藩唐憲宗欲復河湟卒不得逞至宣宗
 三關七州乃自歸繇此言之外國之叛服
 於中國盛衰無係也時呂惠卿得政謂人
 曰子容鄉里前輩一請我執政可得也頌
 笑不應元祐中得相時帝幼冲大臣奏事
 但取決宣仁惟頌奏事必再稟有諭必肅
 對故元祐諸臣既受醜上獨以盡禮原之
 嘗治毫穎有囚稱病不得讞或請驗實之
 頌曰萬事付公議吾何容心示以意則人
 多需索之矣間閱韓非書言肖土木偶耳
 鼻欲大口目欲小耳鼻大則可小口目小
 則可大可苟耳鼻小而口目大人非
 之豈可復改哉嘗太息以為各臣
 劉安世字器之家居未嘗有情容危坐久
 身未嘗傾倚作字不草書事皆法司馬光
 嘗誦光之言曰行已盡於誠誠天道思誠
 人道天人一也因舉左右手自顧歎曰只

為有此形故湏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
 每廷爭值上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解復
 前抗辭音吐如鐘旁觀者為蓄縮惶汗而
 安世自若也或有言范公欲以大中消朋
 黨使其言用於熙豐則後不至紛更用於
 元祐則無紹聖報復矣安世曰不然微仲於
 堯夫不知君子小人排正人如米炭乃延
 李鄧以啟幸門後二人不兩立如反掌此
 調停之効何謂益乎温公為相知後日必
 有反覆之旤欲濟生民如救焚拯溺不應
 慮後而為菘却也方安世謫嶺表時念温
 公語云北人在瘴鄉惟絕欲不病遂絕欲
 故宣和之末羣賢凋喪始盡而安世歸然
 獨存梁師成心服其賢求小吏及事之者
 致書先之安世笑謝曰吾廢斥三十年未
 嘗有一書與時賓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
 公地下他何求哉故如范鎮劉摯蘇頌劉
 安世者可謂多聞而質守多志而質親精

知而畧行者矣

當唐高宗時有王義方事母孝謹淹寃經
 術舉明經入都客有疲困于道者父病革
 欲往省不能自前長歎而泣義方立解所
 乘馬遺之問姓名不告而去貞觀中補晉
 王府參軍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兄子辭不
 娶徵卒乃娶之或問其故曰前所辭魏公
 者不援上也今感知已故娶之顯慶元年
 為侍御史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
 于氏繫大理丞畢正以滅口無敢白其姦者
 義方入跪告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
 糾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不孝奈何
 母曰昔王陵之母尚能殺身成子之名汝
 盡忠事君吾又何恨義方即上言義府破
 法納罪人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言義府
 義府殺之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顧望不

肯退義方三叱之始趨出義方乃跪讀彈
文方安義府狡佞怒義方以孤士辱宰相
貶萊州司戶去先是在晉府以張亮罪坐
貶吉安丞將渡江風作義方酌水仰天曰
有如行愆諸已義負前修必也長鯨擊水
天乎覆舟有如忠獲戾孝見尤當四維廓
氛下里安流遂鼓揖
而濟其志行如此
柳渾字惟淡涇卒之變亾匿終南山中泚
聞以相印即授之渾棄家身詣行在已得
相務達下情以廣上心嘗親擇郎吏宰
畿邑而治同官罪前賀渾獨不賀上問之
對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等輔
聖德臣等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
長親民事代尹擇令雖得人豈王體乎臣
愚誠不知所賀先是開元間姚崇於上前
序郎吏上左右顧終不視崇失意疑有間
之者趨而出高力士進曰陛下新即位宜

與大臣相可否今宰臣序吏而陛下不應
豈聽納之體乎上曰我任崇相國有大政
當與其決之至郎吏細事崇顧不自決煩
我耶蓋唐盛時主相猶識體如此時有玉
工為帶墮私市補而覺上欲誅之渾引誤
傷乘輿器物決杖而已白伯強請進宅充
國用渾執奏曰尚書左丞白季羔為先朝
名臣其祖父皆以孝弟表門為隋朝舊家
伯強乃其族子國家討賊自有大計豈必
毀義門以虧風教哉及韓滉自浙西入朝
得相稍下急嘗榜吏省中渾雖為滉所引
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直道進退名天下
然傷福急不滿歲罷去公又甚焉可無戒
乎且省闈非刑人之地而榜吏作威豈人
臣所宜滉為孫謝之及延賞相怙權嫉渾
守正遣親識諷之慎言渾曰為吾謝張公
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也世僅稱
渾料吐蕃劫盟為天子所歎云

李藩字叔翰少在張建幕下會建封病作
 濮州令史杜兼疾驅至覲得軍藩正賁之
 曰僕射危病如此君守土宜在州防過來
 此何為不速去者奏勅矣兼錯愕去深恨
 之建封卒徐州亂兼因誣奏藩搖士衆心
 德宗怒詔濠泗節度使密誅之使杜祐雅
 器重藩得詔立疏密以百口保藩居旬日
 不發召見藩謂曰人言生苑因報信有諸
 藩曰始有之佑曰審如是君宜無恐因出
 詔示之藩色不動請就苑佑曰需之吾業
 以百口保君矣德宗得奏疑未釋乃逮藩
 詣闕藩至上望其容止歎曰是豈為亂者
 拜秘書郎柄臣邀與相見不見也憲宗時
 為給事中凡制勅有不便就勅尾批却吏
 驚曰批當聯白紙署於勅尾何當就勅尾
 署藩曰苟他紙亦狀牒耳何名批勅耶相
 均薦其有宰相器遂同平章事知無不言
 上亦重其無隱河東節度王鐸賈求

兼官一日手勅下鐸可兼平章事藩遽取
 筆塗兼半章字署其尾曰不可還奏之同
 官權德輿正色曰即不可應別為奏何乃
 汚詔紙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勢不可得
 止又日暮向違別作奏乎事得寢上嘗問
 足國以節儉對曰苟侈汰何國不貧問祈
 禱以修德對曰苟修德何福不至問神僊
 長年則極陳其無是理及李吉甫再相乃
 罷為詹事人稱藩才能不及裴
 均韋貫之而清整始欲過之
 鄭覃相珣瑜子也以父蔭補官經術談深
 上甚重之訓注既誅覃始得相又與李固
 言不協固言者李宗閔楊嗣復之黨也固
 言奏用周敬復崔球補起居郎覃以為不
 可上曰此公事勿為異覃曰若宰相人
 盡同大臣必有欺陛下者崔球游李宗閔
 之門非端士赤墀下寧當用朋黨秉筆為
 千古法乎凡歷憲穆文三朝浮沈門戶間

不能大顯然於文宗獨以經學見知上嘗
與相論文李石白曰古人以事為文今人
因文廢事論詩覃對曰詩孔子所刪三百
篇而止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
之以觀覽風俗不聞王者為詩陳後主隋
煬帝皆工詩不知土術卒歸於亂後世五
七言詩辭非雅正頭陛下勿取也又嘗為
上言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言而
止當寢饋以之豈必其多又嘗論史上以
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紀多失實
覃對曰帝中非過相石曰覃所陳欲
府藏匱竭遷所述非過相石曰覃所陳欲
陛下因帝究終盛德耳上淡然之覃家
無媵妾所居僅蔽風雨然嫉惡太過為羣
小詆譏不損清望焉故如王義方柳渾李
藩鄭覃者亦可謂言有物行有格質守而
質親者矣

好正章第十八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

朋爰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

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好惡之難也君子而無好惡則無以別邪
正肅紀綱整風俗一有好惡則朋黨之論
隨之矣故謂君子無惡此聖人所難居之理也亦
事謂君子無惡此聖人所難居之理也亦
觀其趨向辨其方類而已君子方理小人
方欲君子好諫而受直言小人好諛而悅
佞已不辨其方鄉察其性情則邇臣來惑
遠臣生疑君子之正小人與小人之毒君
子彼此相取而未比德無有作好無有作
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淫比生則其交無鄉疑惑多則其毒無
 方君子慎有方之惡而避無方之毒詩曰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式訛爾心以畜
 萬邦言察方鄉以去疑惑之道也
 漢桓帝延熹時李膺等數正諸常侍為危
 言激論群小嫉之如讎既以鉤黨下獄太
 尉陳蕃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
 輔佐人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
 與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繇此言之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
 者也伏見前司隸較尉李膺太僕杜密太
 尉椽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
 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隔閉或徙非所杜
 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
 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問封墓今陛
 下臨政先誅忠良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
 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
 人君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繆言出口

則亂及八方向况見無罪於獄刑不辜於
 市乎昔禹巡蒼梧見大辟下車而哭之曰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典也勃焉今青
 徐災早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
 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
 橫受財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
 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
 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愾愾無已故慙慙示
 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
 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位惜生坐觀成敗
 如蒙採錄雖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
 也上怒未解遂以辟舉非人免官益當漢
 時學術尚明好惡有鄉其邪正粲然冠帶
 之倫無顯就悖戾者故小人之毒其正皆
 反而用之至謂天下士夫皆陰謀不軌其
 偽易明然而主上卒不悟者天下士夫亦
 謂諸宦官子弟無一足存木炭之勢激使
 然也然至於後世而天下士夫自為詆訐

陰陽相傾無復黑白以視漢世蒼素之分不啻千里矣
 唐自大歷而後士溺於才藻以名位相傾好惡不同而水火異趣至於牛李分門彼此波復而遠邇疑惑主鑑者益以難矣裴度平蔡之後志清河朔而元正與魏宏簡又深相結阻撓其中裴公不勝憤憤發為朋黨之論而奇章汲衛卒為天下口實其於元魏之青疾未有所起也其疏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卹伏惟陛下纂承丕業光啟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正太平之事而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闢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闢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

剪滅大者非陛下斷制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臣與邪佞亦無讎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奸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前必悉數其罪以此百計止臣臣又請領兵齊眾逐便討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欲使臣無事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兆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不去則河朔逆賊雖平益熾臣伏讀國史觀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繇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桒仇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克邪仰瞻日月臣不勝感恩嫉惡之至謹附中使奉表以聞及再疏迺明言元魏然元魏不過

一二宵人謀進席寵者耳而晉公已深憂
之日為朋黨幾欲反旗以指君側曾不十
年而鄭李用事王仇紹姦劉從諫卒用晉
公之意使朝廷有以自立故正人之言朝
廷之著
蔡也

方唐時賢奸忠佞雖稍溷淆然其流輩自
為別白如裴度之指斥元稹李石鄭覃之
指斥李宗閔楊嗣復皆涇渭可尋源流粲
然至於宋而衰矣雖言朋黨亦混然朋黨
之凡士紳之同志同方者皆稱朋黨非有
漢時陰陽之分唐時水火之激也一言一
事意見稍殊而怨毒旋起施於南宋同朝
公卿如胡與越江河日遠為流愈下可歎
也宋仁宗慶歷四年詔戒朋黨蓋是時韓
范富歐一時併用按察官吏磨勘任子而
諂讞橫興與天下未降詔書申戒朋黨此
上疏曰臣竊聞已

陛下恢善治勸薄俗之深意也臣輒有管
穴之見少思開助聖明竊以自古迄今人
臣在朝有忠賢有姦邪有好公之人有挾
私之黨既為性之不同各以類而相附大
凡忠賢與好公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
公其是非蓋是者言是非者言非惟在於
公故政化可興而國家是非賴此乃善者以
類而進不可謂朋黨若奸邪與挾私之人
建一事補一官則必私其是非蓋是者言
非非者言是惟在於私致使白黑不分而
上蔽主聽者真所謂朋黨也在聖君審而
察之決而行之若有所謂朋黨也必望陛下
重加貶責不可務寬俾忠賢與好公之人
以類而進姦邪與挾私之人以黨而退則
朝廷清明朋黨自息也若但行詔諭未賜
別白臣恐天下縉紳自今而後欲建一善
事稱一善人必再三思之曰得無涉朋黨
之迹乎則中道而止矣縱有忠義之士不

續文身傳 卷三 三

顧形迹建一善事稱一善人若惡之者譖
 千上曰此朋黨所為耶則善事與善人皆
 廢而不用矣惟陛下熟察而必行之則天
 下幸甚韓琦之意欲以用人行事別白邪
 正然小人之伺君子因事傷正在於是
 明年蘇舜欽以用通奏院紙錢王益柔於
 宴會作傲歌中丞王拱辰諷御史劾之蓋
 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杜衍壻也言
 官錢明逸陳執中等遂以是論衍仲淹弼
 推薦朋黨各罷外琦再疏留之不得亦請
 外知州
 楊州
 歐陽修時轉運河東乃上疏曰臣竊觀自
 古小人其識不遠欲廣陷善良不過指為
 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誣以專權何也去
 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
 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
 指以朋黨則一時可盡至如大臣已被知

遇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專權為人所
 最惡故必以此傾之臣觀杜衍等四人各
 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左淡
 而忽遭離間此必有為朋黨專權之說惑
 聖聰者臣請別白言之昔年仲淹以忠讜
 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共稱慕而其時更
 歷未浚表著尚淺姦邪誣以朋黨猶難辨
 明今此數人擢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
 矣杜衍為人不疑韓琦則循規矩仲淹則
 自信而果銳四歸於盡忠而為性不同
 明敏而果銳四歸於盡忠而為性不同
 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狗如杜衍欲浚
 罪滕宗諒仲淹力請寬之仲淹謂契丹必
 攻河東請急修邊而富弼以九事力言其
 不至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城水
 洛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
 劉滄而非尹洙此陛下之所知也閒居更
 相稱美至為國議則公言廷爭而無私真

得漢史所謂忠臣不私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為誣矣臣觀自古專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及范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彌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命未嘗不懇懇以讓也及陛下堅不許辭乃始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開天章召之賜坐授以紙筆猶謙讓未遑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姓名責其條列人事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輒行無推避者有之矣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如此而舒緩自疑作事不果乃小人巧讒猶曰專權豈不誣哉夫兩路宣撫國朝繁遣大臣以申國之威比年不振故元昊叛逆天下勞困北乘釁違盟書詞悖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此為辱弼等感恩不次請自行邊思雪國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

再修國威復振而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慶于外臣竊為陛下惜之疏上亦罷知滁州會山東盜起在兗富弼在按視還奏盜不足憂惟杜衍在兗富弼在鄆為山東人尊愛可憂也上欲徙二人鎮參政吳育曰盜誠無足憂也小人抵間熾為危言傾大臣是可憂耳大臣為國拊循得民心則國尊安此中外大慶顧當變置之耶乃止繇是而觀小人疑惑君心何所不至惜仁宗亦明主在位二十餘年而鄉方不定如此則與左右論大臣慶歷五年諸賢既請外歐陽修蔡襄等以石介風刺亦各輟言路去尹洙乃上疏曰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其於失道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任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耳以

陛下知人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為換碑後有言其阿黨者遂毀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沒之恩不終臣未嘗不發憤歎息也以是而論則知之任之為易任之終之實難陛下優容諫臣遠過於唐文皇修等之才雖不媿古人然所施為未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待其疑而後發也臣愛修等之才可勉而至於元成願陛下之任修等可勉而至於其終如陛下待修未改於初則臣思知賢善任之實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且今世所謂朋黨非甚難辨也陛下試以意所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眾必共對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疎上欲去之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共對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

一臣也其所惡也則公論之與非常繫於公論或謂之朋黨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陛下忠謀復職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臣深慮也惟聖明裁焉自慶歷有朋黨之說與宋初始蓋慶歷稱黨人皆為賢者小人既聚以黨排賢賢者亦其受之不辭人上中亦小人之言而安君子之去所以國香空虛遠邈疑也哲宗初年稍用調停之說范純仁呂大防亦以鄧潤甫為可用蘇轍初疏爭之又再疏曰臣蔽於延和殿進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以陳以瀆天聽觀聖意頗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咫尺迫遠有所不盡伏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正所以安危也臣稽古今考之聖賢之言皆謂親君子遠小人

人則主尊國榮君子任小人則主憂
 辱此理之必不然非一人私言也
 為邦曰放鄭聲遠佞人
 卑陶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
 人遠小人所以傾頽也
 紀至於周易所論左為詳密皆以君子
 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
 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
 為復二湯在下其
 中得地聖人知其
 其卦為姤二陰
 而聖人知其
 中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
 湯存內三陰在外
 為小人真居下外安而無怨
 為寒之言安也
 之時若君子能正其位外安小人使無

失其所天下之安未艾也
 窮極小人使之在外不安則勢將必反覆
 故泰之九三則曰无平不陂無往不復
 惟聖人之垂誠淡至矣
 外憂其不說而引之於內
 臣所上劄子亦謂小人之
 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
 無所偏廢若遂引而寢室
 賊之攬財而導之寢室
 開之矧牧世無此理也
 冰炭處必爭一爭之後
 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
 身重義知道不貪利忍耻
 薈十年猶有臭蓋謂此矣
 之俗將以綱紀四方
 非漢唐所以能髣髴而
 造作諸法皆民所不堪
 所願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

事諸臣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朝廷雖
 不斥逐其勢不能復留尚賴二聖慈仁不
 加譴責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政令已孚
 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
 之與之共事以調停其黨臣謂此私人豈
 進哉必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
 臣被害固不足言亦奈祖宗朝以快私忿
 熙寧以來小人親柄二十年矣朝廷何乎自
 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
 言語搖動費近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
 而槩可知矣聞者又不加察遽以為然豈
 不過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蔬食沒齒無怨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
 平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
 泣忠亮夫駢立平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
 也管葛之所能戮其貴使之無怨者非有
 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
 非私所奪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竊

觀朝廷用捨施設未盡服於人心彼既中
 懷不悅乃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
 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
 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
 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
 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自知遠矣故
 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無使
 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
 至靖康之元年天下已始游驚而汪
 黃之徒猶日以朋黨誣斥善類於是楊時
 為諫議大夫疏曰臣嘗考漢唐之所以
 其始皆自於朋黨善乎歐陽修之言曰始
 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自蔡
 京用事始進朋黨之說以斥逐異己者使
 無敢言然後得以肆意馴致前日之既上
 皇晚悟其非以縉紳賢能陷於黨籍形之
 詔旨追悔不及此陛下之所宜深鑑也近
 聞士大夫復為朋黨之說以欺聖聽或指

為蔡黨或指為王黨或指為李黨夫以二
 十餘年之間是數人者實秉國政天下之
 仕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皆其薦引也非
 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之
 將空國無人矣然所以致黨論之與者必
 有其繇臣以謂蔡京之罪甚於王黼而李
 邦彥動為身謀首畫遁逃之計割地捐金
 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其誤
 國亦與京黼不殊今王黼伏誅而蔡京父
 子止竄湖外邦彥猶未黜責公議未厭所
 以論者疑其有黨也臣伏望睿斷取京父
 子與邦彥大正典刑投之嶺海以快公議
 其間為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
 其賢而用不賢而去分別邪正消除黨與
 則天下卒甚苟無事實槩以黨附為言則
 姦人多借以傷善類不可不察也蓋楊時
 初亦為蔡京所薦然其途徑與羣類不同
 故請黜王安石誅蔡京以正渠克解餘毒

亦可謂又有鄉
 而惡有方者矣
 凡人才有邪正而無異同有氣類而無朋
 黨當前宋時議論極淆惟李綱言之稍精
 其告高宗疏曰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
 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
 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
 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
 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
 謂國家艱難之際圖為事業雖才智兼用
 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
 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
 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
 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也夫小人豈不
 欲安存而惡危也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
 至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
 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為得計於國家恬
 不知卹非不知卹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也

而不卹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
 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
 不利於已動為身謀不顧社稷大計及遭
 陳元禮之變亦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
 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
 有言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已而
 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
 為之自以為得計矣然而害於國則亦害
 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
 小人之敗必至於國家俱亾而後已此聖
 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世主曷嘗不用
 君子而退小人然所用之君子皆不能安
 而小人無不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
 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
 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
 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為奸
 邪之所喜自非明主明足以及察誠足以任
 則君子雖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

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所以成霸業故曰
 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
 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弗能用害霸
 害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以
 起中興之功哉諸言邪正利害惟李綱此
 疏為明白矣然非靖康初年李綱亦不能
 明言若此也

李綱又論朋黨疏曰臣觀自昔論朋黨者
 無如歐陽修之為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
 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
 人主之勢而蔽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
 欲棄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
 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不能遍及
 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而盡去之惟
 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
 可也交游密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
 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

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庶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不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日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人主不得見善矣善圖治安之策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梁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繇其國無君子繇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修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為人主之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端居九重操天下利柄

惟恐人之朋比以為欺罔故曰其所至惡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已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既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構起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富弼范仲淹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富弼范仲淹之德業得以光明於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人主之德劓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智愚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

乘間投隙造為險詖之言以朋黨惑陛下
 之聽者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
 類得所依怙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
 稍失隄防則必復出為惡伏望聖慈考歐
 陽修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
 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宋自光寧而後天下觀當理宗寶祐初牟子
 用舍之際無復足觀當理宗寶祐初牟子
 才疏言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
 相無而消長有常非人之所能損益也泰
 之為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
 而外小人所以淡致其內外之辨使之界
 限一明不相淆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
 為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
 以泰泰之為言安也小人君子各得其所
 而不相害乃所以為安也自古惟堯舜之
 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
 繇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

君子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者也用君子則
 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可
 以久安無亂者也臣觀國朝元祐之所為
 元祐者川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為
 為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
 四五年當時言者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為
 憂朱允庭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之
 間加察使正人日進而邪人永退范祖禹
 則謂儉人在上必害政事在下必害風俗
 不當使人在位為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
 小人勢如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
 必勝君子必敗王巖叟則謂小人無能斯
 不足畏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遏
 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明切著
 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義皆援據明白使
 當時盡用其言絕概萌培治本雖百年元
 祐可也奈何調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范
 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伯温李清臣

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
陰唱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得以一
日安其位及黨錮既成雖大防純仁摯亦
皆不免報復之既則調停之論蓋亦踈矣

